

春秋无边无际，至今还在路上

□李敬泽

从2004年到2024年，二十年了。二十年做了一件事，在春秋时代游荡。

2004年1月，在《南方周末》开设了《经典中国》专栏，第一篇是写《战国策》，断断续续写到2006年，谈《诗经》，谈孔孟，谈春秋战国人和事；到2010年，与另外一些谈古书的文字编成一本《小春秋》；2017年又增补编为《咏而归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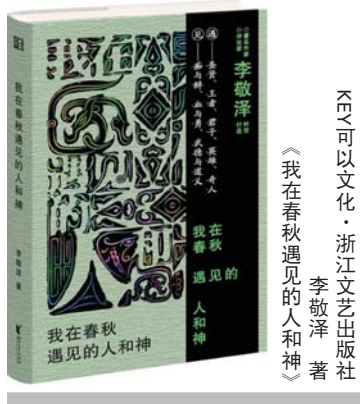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，在《信睿》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就叫《小春秋》，专讲春秋故事，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吴越春秋》，一边读一边写，从《寤生二事》起，得几万字，一直散放着，不曾集结成书。

现在，将这几万字和《小春秋》中谈春秋战国的部分合为一卷，起个书名叫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》。

这个书名大概不算好，朋友投票，大多认为还是《小春秋》好。但装了一多半新酒，瓶子不宜旧。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》有点啰嗦，我本来最不喜书名啰嗦，但这个书名好在有“我”。“我”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过去，在春秋战国几百年间漫游，有所见、有所思、有所笑、有所悲，信马由缰、信口雌黄；如果真是我，早不知多少回横死于道路，所幸是“神游”不是“身游”。

“春秋”一词，是春天和秋天，一年一度春秋。古时，黄河流域气候温润，甲骨文中迄今未见“夏”“冬”二字，所以，“春秋”涵括一年的繁华和衰败，指向循环往复的时间和自然。当时的史官们，依年月记述人间大事，这样的编年史通常名为《春秋》，人的活动、人的历史被回收于自然秩序。

现在所见的《春秋》由鲁国史官编撰，起于东周之后不久，从公元前722年逐年记



《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》 李敬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叙到公元前481年，共计二百四十二年。这个时代因此得名——春秋时代。在古时，人们把这部《春秋》称为《春秋经》，确信孔子曾经予以整理和修订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”现在看来，此事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。鉴于《春秋》是中国文明最基本、最重要的经书之一，既然无法证伪，我们不如相信，它确实与孔子有关，其中隐含着圣人对人类生活的根本看法和训诫。

《春秋》极简，只用一万六千多个汉字说完了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。后来的史家和学者不断补充和阐释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简称《左传》，相传是鲁国人左丘明所作。

左丘明是谁，《左传》写于何时，至今难有定论。司马迁告诉我们，左丘明是一位盲人，这人让我想起失明的荷马。左氏的确堪与荷马相比，他雄健的叙事不仅提供了详实的历史记录，更重要的是，生动刻画了中华文明青春时代的形象和心性。

孔子对自己所在的春秋时代持有绝

对负面的看法，所谓“礼崩乐坏”，一切都在衰败，一切坚固的事物都在烟消云散，维系共同的文明生活的秩序和准则正在瓦解。他的看法深刻影响了后世，人们通常认为春秋是一个沉沦崩坏的乱世。

然而，对于春秋，那句老话同样适用：这是最坏的时代，这是最好的时代。证明它是最好时代的证据就是孔子本人——那个时代有老子、孔子、墨子出，百家争鸣，诸子横议，春秋是中国的精神源头。而晚近的考古发现表明，那其实是一个文明高度活跃的时代。对周王朝和旧秩序来说，那是衰败的秋天，但同时，那也是革命性的、生机勃勃、万物生长的春天。

这本书所谈的人和事截止于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，比如谈到了孟子、屈原，但整体上它的焦点在春秋。这是中华文明的少年和青年，春秋的人们横行于荒野，他们远不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拘谨，他们是猛兽和巨人，涌动着自然的大力，独对天地和本心。他们精力旺盛，天真莽撞，飘风暴雨般行动和破坏。当他们中的某些人忽然决心做个好人时，他们的道德实践如骄阳烈日，自抉肝肠。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啊，充斥混乱、不义、暴力和贪欲，同时，也生出了一群高大、纯洁的英雄和圣人。

我在春秋遇见的那些人，他们是我们的远祖，是我们蛰伏的基因，他们是人，也是我们在梦中遥拜的神。“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”，我在《小春秋》跋中引用李商隐的诗，说的就是，漫游于春秋，遇见这些人和神，如见星沉海底，如看雨过河源，见出了我自己，看见了生命的低处和高处、深黑的泥泞和灿烂星空。

春秋无边无际，至今还在路上。
(作者为作家、文学评论家)

赓续文脉，通览历下

□杨曙明

“历下之名，肇自历山。历下古城，为春秋时齐国之历下邑，比历城还要早数百年之久。何以故？盖历下有山有(泉)水，适合人类生存之故也。亦因此，历下历史厚重，古迹众多，自古迄今，不愧钟灵斯文地，毓秀礼义邦。”历下区作为省会济南的中心城区，自古德重礼义，名士辈出，文化底蕴厚重，且辖区内众多的名胜古迹，更是让这块土地璀璨夺目，闻名遐迩。《历下文化通览》收录了有关历下的历史记忆，将历史与现代的深情对话跃然纸上，让文化传承与创新交相辉映，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了解历史，感受文化。

《历下文化通览》分别为《简史》《红色记忆》《名士》《名泉》《名园》《名街》《名山》等二十余册，邀集了精通济南与历下历史文化的著名专家、学者撰稿。他们发挥各自所长，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，向读者全方位展示了历下厚重的历史文化、山水名胜、民俗风情，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丰硕成绩，可谓研究历下文化的“集大成者”。

历下的历史悠久，《简史》将其悠久的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示给读者。历下老城乃昔日济南府城，《古城》将老城的历史娓娓道来，让读者好似回到昔日旧影中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山东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，就是在历下区引燃的，《红色记忆》记述了王尽美、邓恩铭等革命先辈在历下的足迹。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”。《名士》选择了其中53位曾经在历下为官、求学、生活过的名人，将其生平事迹介绍给读者。名士多，则文赋多，此乃天经地义，《文赋》《游记》从吟诵历下风情的浩瀚史料中，遴选其精华篇章呈现给读者。历下自古是诗城，《诗抄》从成千上万首吟诵历下的诗歌中，采撷其精华篇目呈送给读者。历下因“山”得名，因“泉”扬名，《名泉》展示趵突泉群、黑虎泉群、珍珠泉群的泉水的魅力，《名山》将千佛山、龙洞山、佛慧山等其地理神韵和人文历史告知读者，《名街》《名园》则披露历史记忆，让读者心生徜徉。考古是挖掘和发现历史烙印，《考古》则把历下古城那弥足珍贵的烙印，精彩纷呈地展示给读者。古建筑是石质的史书，《古建》不仅把那些坐落在历下区的古建筑展示给读者，还将其前世今生娓娓道来。在历下民间，流传有很多神话传说和故事演绎，《民间故事》取其精华，结集成册，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历下民风之淳朴。昔日历下有“老八景”，今日历下有“新八景”，《八景》通过古今“八景”景致的描述，以及人文历史的回忆，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无限遐想。在历下历史上，培育有很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老字号，《老字号》择其精华，把它们介绍给读者，让“老济南”读来倍感亲切。俗话说“十里不同音”，历下民间有很多独特且亦俗亦雅的老话，《老话》选取了其中颇具代表性的“乡音”，将其介绍给读者，读之倍感亲切。古书中有关历下民俗风情、山水胜景、士人风尚的记载很多，《古风》则将相关的记载梳理成文，集集成册，读者可以从中领略昔日的历下民风和山水名胜。历史悠久，“非遗”必多，《非遗》对起源于历下，兴起于历下，繁盛于历下，光大于历下，流布于历下的项目，进行了梳理，意在为历下建设文化强区贡献力量。历下区今后的发展在CBD(济南中央商务区)，而《济南中央商务区》则为读者描绘了历下今后发展的宏伟蓝图。

文化赓续，生生不息。《历下文化通览》特约编审张继平指出：“历下之美，不仅给予了人们以美的形态和美的气质，更给予了人们以美的发现、美的体验、美的性情、美的享受和美的遐想”，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历下的历史之绵长，文化之厚重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为什么大地春常在

□臧景亮

八一建军节前一天，李培乐携新书《英雄浩气 凛然千秋：一等功臣们的故事》在山东书城举行发布会。该书中的十四位一等功臣现身，他们身着不同制式军装，胸前佩戴勋章，现场鲜花簇拥，烘托出与其他新书发布会不同的庄重氛围。令我感慨的是，现场还见到了我的老同事，书中主人公之一的吕传智，他操着滕州口音，亲切地唤我“二哥”。

这本近17万字的作品集，一口气读完，被书中描述的20位英雄人物深深感动着，吸引着，震撼着。这种震撼，源自作品的真实性和题材的稀缺性。作为资深媒体人，李培乐历时一年多，把老山前线一等功臣们的故事汇成一部报告文学集，这种独特的记录方式和创作思路，便决定了其不凡品质。

孙犁曾说：“真情实感是构思不来的。”作者深谙采访之道、写作之道。他静听每一位被访者讲述那段战争岁月沉淀已久的故事，不着痕迹地还原人物心路历程，力图真实再现那段岁月的点点滴滴，以口述历史的方式，形成一部生动、丰富的史料集。它告诉读者，一等功臣们经历了什么，我们应当记住什么，思考些什么。

四十年前的战斗细节，再回忆起来，就像重新揭开伤疤一样，一等功臣们大都不愿触及。这些血与火的镜头，早已定格在他们脑海里，甚至呈现条件反射般的肌肉记忆。“退役那年过春节，一听到鞭炮声，穿上衣服冲出去，一看却是万家灯火。”“有一次附近炸山，正睡着觉我一下就蹦起来，还以为在打仗呢！”“有的人双腿没了，一起床就掉下床。”“听见鞭炮声和大动静，腾一下就会爬起来。”在这里，作者无意渲染战争的残酷，而是靠亲历者的回忆、叙述、拼接，把真实的历史立体化、形象化，让读者产生一种代入



《英雄浩气 凛然千秋：一等功臣们的故事》 李培乐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

感，从而产生心灵共鸣；和平来之不易，幸福绝非从天而降！

在战争面前，一等功臣们把对父母的孝化作对祖国的忠。他们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有的上战场前简单地给家人写封信，只说去执行防御任务，没啥危险；有的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已到前线，委托后方的同学转寄信件，通过这个“驿站”让家人“远离”硝烟；有的撤出阵地养伤期间，才给家人发出那封已写好却没发出的信。

战争结束归来后，他们有的选择上军校，继续为部队和国防事业尽力，更多的是深埋功名，转业到地方工作，回到老人身边，把为父母尽孝当作自己余生的选择。

——王龙川清晰地记着当时和妈妈见面的场景。妈妈头发已经花白，穿着棉纱布的睡衣，露着膝盖，他一眼就看到妈妈的膝盖全是黑的。见到妈，他哇的一声就哭起来。当他进到院里，看到三个茶缸子满里是香灰，确定了自己内心的判断：妈妈的膝盖是天天为他烧香磕头跪黑的，那是母子分别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，妈妈天天都在牵挂与祈祷中度过。

——段胜利的妈妈知道他到前线后犯了脑血栓，爸爸也因冠心病住院。当段胜利回到家后看到妈妈的头发全白了，妈妈见到他后，捏捏胳膊，摸摸腿，姑姑甚至抬起他的裤腿要看他的腿是不是假肢。他退役后进入济南化肥厂，感觉待在父母身边心里才踏实。

——丁勇在战斗中被炮弹炸伤，待战争结束后回到部队，决定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先让给战友们。没想到，丁勇的妈妈在他回到部队的第三天竟然来部队找他。当时丁勇妈妈知道他受伤的消息后吃不下饭，天天哭，就想到部队亲眼看看儿子。当见到儿子受伤不严重时，她才放下心来。

——战场归来的王宝忠看到妈妈的白头发多了一半，他毅然选择离开部队，一个朴实的想法就是，要给父母尽点孝。退役后进入济南铁路局济西车辆段工作，他感觉，这辈子不亏。

齐鲁大地既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，更是英雄辈出的热土。英雄豪杰犹如璀璨的星辰照耀古今，早就在人们心中树起一座座精神丰碑。孔子和孟子分别提到“杀身成仁”与“舍生取义”，他们都在倡导一种浩然之气，这不仅具有道德伦理层面的意义，也体现了对高尚道德、完美人格的追求。

《英雄浩气》一书，似缕缕清风吹拂俗世的尘埃，像股股暖流为略显麻木的心灵注入能量。它真实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，曾经有这样一群战士，在祖国的南疆一隅，用血肉之躯，为和平而战，为祖国而战。记得那天，在山东书城新书发布会现场，吕传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二哥，我很知足，我在替那些战友活着！”望着他那娃娃脸，一句滚烫的歌划过头脑：“为什么大地春常在，英雄的生命开鲜花！”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)